

# 痴心不渝一文侠

许晨

这是你吗？

挺拔的身躯，高昂的头颅，身穿一件半袖衬衣，左手臂弯在胸前，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，深邃的目光望向远方，好似还在构思着一部宏大的作品。是的，这正是你——当代作家、红色经典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作者刘知侠先生！

久违了，我的老师、我的前辈……

2018年仲春的一个上午，风和日丽，春光明媚。正在青岛海洋研究所采访写作的我，被窗外的风光深深吸引了，随手关闭桌上的电脑，信步来到附近的百花苑公园游览休息。就在这里，我欣喜地遇到了知侠老师的一座青铜塑像！

我慢慢走到雕像近前，轻轻抚摸着先生的衣襟，深情地凝望着他那饱经风霜却异常坚毅的脸庞。蓦然间，那些早已逝去的岁月，如同电影闪回镜头一样，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事实上，刘知侠能够写出《铁道游击队》这样的杰作不是偶然的。他在孩提时期就与铁路结缘了。

1918年2月7日，他出生于河南省汲县（现卫辉市）柳卫村，原名叫刘兆麟，曾易名刘痴侠，意思是痴心不改的侠客，纵观其一生，无论是做党的文艺战士，还是冲破种种阻拦的生死爱情，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评价。只是发表作品时被编辑去掉了痴字旁：说不要病了，改为知侠。

他的父亲是道清铁路线上的护路工，家就安在铁道边上，小时候的刘知侠一天到晚都能看到南来北往的火车，车轮“咣当咣当”的声响一直伴随着他的童年，他还曾在火车站当过义务练习生。这些都为他后来写作铁道上打鬼子的故事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38年3月，刚满20岁的刘知侠怀着满腔热情，奔赴延安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。一年后毕业留校从事军事教学工作，后随校东迁到山西太行山，并转战山东沂蒙山区，经历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。

由于知侠在家乡上过几年学，天资聪慧，好学上进，除了行军打仗以外，还喜欢写写画画、出墙报、搞宣传，并在《抗大文艺》上发表了通讯故事等作品，因此被分配到抗大文工团担任了分队长。他每天坚持写战地日记，记下那些可歌可泣的见闻和事迹。日积月累，这些都成为他以后从事创作的宝贵素材。一颗作家的种子悄悄萌生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。

1943年夏天，山东军区在莒南县抗日根据地召开英模大会。根据地的报刊记者和编辑人员都去参加大会，一边帮助会务人员整理、编印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，一边对这些英雄人物进行采访报道。这时，已经调到《山东文化》编辑部的刘知侠也参与其中。就是在这次英模会上，刘知侠结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模代表，倾听了他们振奋人心的战斗报告。那些飞虎一般的战友们创造的惊人事迹，深深地吸引了刘知侠和参加会议的人们。后来，他又专程两次前往铁道队深入采访、体验生活，与这些英勇善战、豪爽侠义的队员们同吃同住同战斗，收集了大量扒火车、打洋行、杀鬼子、炸桥梁的传奇故事。

这支游击队是在1940年1月，由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在枣庄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，始称“鲁南铁道队”，隶属鲁南军区，有队员300余人。他们以微山湖为依托，在铁道线上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，战果辉煌，有力



刘知侠

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。当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称赞他们是：“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。”作为战士作家的刘知侠被深深激励着、感染着，渴望写成一部大书告诉世人。

可惜戎马倥偬的年代，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时任山东省文联编创部部长、党组成员的刘知侠才得以完成夙愿。1952年，他请了一年长假，重走鲁南，奋笔疾书，终将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写了出来。195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一炮打响，轰动全国。那史诗般的篇章把人们又带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也使铁道游击队的英雄故事广为流传。

此书一版再版，仅上海一家出版社就印刷了60多次，陆续发行了400多万册。接着改编成连环画、山东评书、交响音乐等作品，并先后被译成英、俄、日、法、德、越等多种文字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传奇经典。刘知侠亲任编剧，《铁道游击队》后又拍成了电影，一曲“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谣”感染了无数观众……

1959年，刘知侠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出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，同时兼任省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《山东文学》主编。不过，工作再忙、事务再多，他仍然像战士紧握手中的枪一样，始终坚持文学创作，又陆续写出了中篇小说《沂蒙山的故事》，短篇小说《红嫂》等多篇作品。其中《红嫂》被改编成现代京剧《红云岗》、芭蕾舞剧《沂蒙颂》，深情地讴歌了军民鱼水情，提炼出一个鲜明而深刻的主题：人民群众是哺育子弟兵成长壮大的乳汁。如此，浩瀚微山湖、巍峨沂蒙山，飞驰在铁道线上的战斗生活，成为刘知侠一生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

1970年代中后期，社会各界出现了回暖复苏的新气象。刘知侠等一些受冲击的作家又可以拿起笔来了，他们集中到新成立的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，一边搞创作一边辅导业余作者。正是凭借着这股春风，我与一直尊崇的大作家刘知侠夫妇结识，并得到了他们难忘的教诲。

1976年春天，创作办公室（简称创办）决定编选一部诗集《激浪滚滚》，从全省遴选几位业余作者前来帮助编辑，实则是借此培训文学新人。我有幸入选，从家乡德州来到了省城济南，住在原省文联办公楼四楼上。在这里，我见到了过去只在作品中认识的山

东文坛名家：王希坚、郭澄清、燕遇明等作家诗人，其中名头最响的当数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作者刘知侠！对于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小青年来说，那段时日如鱼得水，等于上了一年“特殊大学”。

当时还有来自部队和农村的几位作者，我年龄最小、身体又好，每天除了如饥似渴地学习之外，还承担了“创办”的一些事务性工作。那年知侠先生已经结束了下放劳动的日子，在爱妻刘真骅女士的陪伴下，长年居住在黄海边上的竹岔岛深入生活、读书写作。偶尔来一次单位，我总是尊敬地称他为“刘老师”，他也微笑着点头致意，耐心地解答我关于写作上的请教。

记得有一次，为了送一封信，我去了泉城西部的光明里找知侠老师。那年月没有手机联系，更没有微信导航，一遍遍打听，终于找对了门。不巧的是，知侠先生外出，只有他的夫人在家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真骅老师，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。她身材修长、面容姣好，梳着齐耳短发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给人一种亲切感。屋内面积不大，阳光也不太充足，可收拾得整洁雅致。

刘老师接过我送去的信件，连声道谢，请我坐在一张栗色沙发上，并顺便问了问单位上的事情。我均一一作答。那时我才二十出头，可能在她眼里还是个孩子。她端来糖果让我享用，还嘱咐走时带上一一些。尤为令人感动的是：当我告别出门时，真骅老师轻轻拍拍我的肩，再一次表示感谢！温文尔雅，和蔼可亲。

后来，我了解到她与知侠先生那刻骨铭心的生死恋情，更加深为敬佩并且坚定了一个信念：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位不平凡的女性。刘真骅女士于1936年出生在青岛，自幼颇有主见且爱好文学。工作后初婚所遇非人，她心目中所渴望的幸福爱情梦，如同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碎了。几年后她再也无法忍受这份心灵的煎熬，带着儿女离开了那个人。

是谁说过：老天爷有一条红线，冥冥中总会把两个人牵到一起。1967年，刘知侠的前妻刘苏不幸遭遇车祸去世了，留下6个孩子和两个80岁的老人，全凭他拉扯度日，十分艰难。而不同的亲友三次给刘真骅介绍对象，竟都是她仰慕的作家刘知侠，可惜的是他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。真心痴情是无法阻挡的，刘真骅与刘知侠相爱了。

不久刘知侠被下放到泗水农村劳动，两人只有通过写信来温暖彼此历经磨难的心。短短3年的时间里，他们竟写下了160万字的情书，一个让人咋舌又羡慕的数字，见证

着那段特殊时期的风雨真情和一片痴心。后来，真骅老师把这些信件编写成了一本书《黄昏雨》，深深打动了广大读者的心弦。

1972年秋天，刘真骅和刘知侠冲破种种障碍，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。就这样，30多岁的她给6个与自己没有血缘的儿女当起了母亲，无怨无悔，尽职尽责。而经历了时代之痛的知侠先生，也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家。

## 四

1986年，经山东省委批准，离休后的刘知侠夫妇定居青岛，在市南区金口二路安了家。这是一处安静舒适的居所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他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宁和幸福，只争朝夕，勤奋写作。那段时间，刘知侠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沂蒙飞虎》、20万字的《战地日记——淮海战役见闻录》，以及40万字的《知侠中短篇小说选》，共计100多万字。在此过程中，颇有文学见地的刘真骅，也成长为一位作家，并始终是他的第一读者和第一编辑。闲暇时，两人就手拉手地去市场买菜、去海滨散步。

然而，痛苦的岁月总像棉线那么长，而快乐的日子却似针尖一样短。老天不公，知侠夫妇这种温馨而充实的日子竟然在五年后的一天戛然而止。1991年9月3日上午，青岛市政协召开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，“老八路”出身的刘知侠应邀出席发言时，突发脑溢血，轰然倒下，炽热的生命之火瞬间熄灭了，享年73岁。

妻子刘真骅头晕目眩、悲痛欲绝，一夜之间白了鬓发……可她是一位坚强果敢、从不向命运低头的女性，丈夫走了，他那未竟的事业还要人去完成。为了钟爱的丈夫和文学事业，她咬紧牙关，重新站立起来，陆续整理出版了五卷本的《知侠文集》和《战地日记》；改编了知侠的作品《红嫂》搬上了银幕，支持拍摄了电影《飞虎队》、34集电视连续剧《铁道游击队》；国内4家出版社同时推出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，列入《共和国经典名著丛书》，并由总政歌舞团改编成民族舞剧《铁道游击队》，在全国巡回演出。

2009年，中央电视台《走遍全国》摄制组拍摄“走进枣庄”节目，其中有一集为《铁道游击队传奇》，需要介绍刘知侠酝酿此作的来龙去脉。记者们特意找到他曾经当过主编的《山东文学》社了解详情，此刻我已担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兼《山东文学》社长、执行主编，是他名正言顺的后辈接班人，义不容辞地接受采访。此片在央视播出后，掀起了新一轮阅读《铁道游击队》的热潮。就这样，我在新世纪里，在知侠老师曾经工作过的编辑部，以这种方式向已经离我们远去的老主编、老作家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
从1918年到2018年，刘知侠先生诞辰整整一百周年了。一百年来，他所热爱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而他也为了这个进程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汗水，值得所有热爱他和他的作品的朋友们真诚纪念。这个春天里，我在风光秀丽的百花苑中漫步参观，在文化名人雕塑群中瞻仰思索，久久凝望着刘知侠老师的塑像，心潮如同汇泉湾的海水波澜起伏：他站在那里微锁眉头，深邃的目光遥望远方，仿佛看到一列火车飞驰电掣般地驶来，铁道游击队员们横枪奋起、飞身跃上。蓦地，一首小诗在我心中油然而生：

烽火硝烟跨战马，铁道英豪绽芳华。  
风雨征程志如铁，痴心不渝一文侠。